

胡佛逝世 (1932—2018年)

反威權一代宗師胡佛飄逝

台灣學術界自由主義先驅、政治學泰斗、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病逝於台大醫院，享年八十九歲。他推動台灣民主化，堅守中華民國憲法最後防線，具有濃郁中華民族主義的情懷。

• 童清峰

當時「黨外」(民進黨前身)人士敬重，因此被當局賦予和「黨外」溝通的重任，與前監委陶百川、前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楊國樞等人，經常穿梭在黨內外。解嚴後，他與一群富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學界人士創辦媲美美國「費邊社」的論政團體「澄社」，推動政治、社會和經濟改革，不時發表時論，在相當程度上，對推動台灣的自由民主有一定的貢獻。



胡佛：桃李滿天下，台灣政治學的「一代宗師」

等，都曾受業於胡佛。馬英九透過辦公室表示，得知胡老師過世，深感不捨與哀痛。馬回憶，大學時代曾上過胡的課，也常聽他演講。胡學識淵博、態度誠懇、觀點持平，在維護自由與人權、落實民主憲政方面，貢獻卓著。胡佛為台灣留下許多珍貴的精神遺產。朱雲漢以「大智」、「大仁」、「大勇」來形容他一生追隨的老師。智指

李對國家憲法的認同。胡佛曾經寫道，當時他曾詢問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，「這位李總統是在搞台獨嗎？蔣秘書長說絕非如此」。但他仍在正式會議召開前，毅然先行退出。後來證明李確是台獨的教父，在此之前，並沒有任何人察覺到。在仁的部分，胡佛民胞物與。朱雲漢強調，胡關心兩岸十三億人和台灣二千三百萬人的前途，「這是他一生最大關

懷」。胡認為民族復興與建立民主法治其實是相容的，「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」。朱說，這幾年胡關注中國大陸發展，也知道對岸走的是一條不一樣的路，但他也希望中國大陸將來能走上政治參與、權利保障與責任政治等更有制度的一條路，只是在這方面，他沒有太多的公開論述。胡佛對近年來台灣走向獨立的政治發展，相當憂心。今年一月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表示，「台灣選舉，不是要選擇一個政府，而是在選舉一個國家」，長久下來，會對台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。

胡佛小檔案

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生於浙江杭縣，一九四九年赴台，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、榮譽社會科學博士，後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、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召集人、中研院院士，研究專長為憲法學、政治文化、選舉行為、政治參與、政治變遷等領域。一九八九年，與楊國樞、張忠棟、李鴻禧等自由派學者創辦政治評論社團「澄社」。胡佛反對台獨，主張兩岸統一是最道德價值。

威權時期屢遭打壓

在風聲鶴唳的年代，言論很容易買禍，胡佛總是威武不屈。他畢生宣揚憲政主義，在威權時期，大力鼓吹回歸憲政、國會全面改選，被尊稱為支持民主、自由開放的學者，但卻被當局視為大逆不道，屢遭打壓。「胡先生抗壓性非常強，完全不畏權勢」，不同時期當局的施壓，完全沒對他造成影響。在威權時代，他創辦《思與言雜誌》，常發「異見」，讓當局懷疑胡佛聚集一批知識分子辦雜誌的動機，是否背後有美國親北京的費正清勢力，特務每天到課堂監督，在後面追蹤他行蹤，幾乎是家常便飯，警備總部(戒嚴時期負責國安)一度將「首謀」胡佛帶走。朱雲漢透露，當時他家人透過各種關係才把他營救

被喻為台灣學術界自由主義先驅、政治學泰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，九月十日病逝於台大醫院，這位具有中華民族主義情懷、堅守中華民國憲法的最後防線的知識分子，約一個月前因跌倒傷及腦部，住院月餘，傷重不治，享壽八十九歲。台灣老一輩對胡佛並不陌生，在戒嚴時代，他經常在報刊發表鼓吹憲政的文章，得到

胡佛專長為政治學、憲法學，望重士林，他也是一九四九年後第一位當選中研院院士的政治學者。他的得意門生、同是中研院院士、也是繼胡佛後第二個政治學門院士、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接受亞洲週刊訪問，稱許胡佛被公認是台灣政治學的「一代宗師」，桃李滿天下，包括前總統馬英九、前副總統呂秀蓮、台中市長林佳龍、陸委會主委陳明文

大智慧，胡佛在學術上有獨到見解，在經驗研究上為台灣開闢新的道路，而且開花結果。不僅如此，胡佛還是名智者，對於關鍵時期的歷史發展，常有敏銳的觀察。朱雲漢舉例表示，一九八八年，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召開國是會議，胡佛受邀擔任籌備會議的成員。開會後，胡發現主要設定議題是修憲，重點則在整體的政治結構。當時他非常懷疑

胡佛對近年來台灣走向獨立的政治發展，相當憂心。今年一月他接受亞洲週刊訪問表示，「台灣選舉，不是要選擇一個政府，而是在選舉一個國家」，長久下來，會對台灣帶來災難性的後果。

回來，後來他獲得耶魯大學傅爾布萊特基金（Fulbright Foundation）獎學金，擔任訪問學人，卻無法得到出境許可，直到前監察院長陳履安親自出面，才解除境管。

朱雲漢推崇胡佛具有知識分子的氣質。「當然你可以說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，現在是個媚俗的時代、民粹的時代，沒有人在乎這個」。但是他身體力行，而非書本上的美化想像。他的朋友認為他是個「書呆子」，事實上他本人沒有太多自我的慾望，對於學術、政治、民族等，有自己的理念，「對這個理念一以貫之，而且無怨無悔地去追求」。朱雲漢說，當年他遭政治打壓時，家人會擔心台大教職會不會不保，甚至當被限制出境、被羅織，會不會影響前途等，有一段時間，家人幾乎都是在陰影下過日子，但他習於把家人擺到最後，沒有絲毫改變，還是

繼續做自己。

朱雲漢說，胡佛的父親是第一屆國大代表戴天球（他從小過繼給母親家所以姓胡），在國民黨內地位很高，如果沒有這層保護，也許威權體制會更早對他施壓。「但應該這樣講，通常有這樣庇蔭的人，都會好好利用這個庇蔭飛黃騰達」。胡佛顯然不是這樣，他選擇走另一條路，他認為自己有這樣底氣，所以比別人做得更大膽，但他並非暴虎馮河，而是經過理性判斷，讓自已站在非常穩的立場，依照憲法所賦予的言論自由空間去測試當局底線。

朱雲漢從大學時代就跟著胡佛，他還記得在台北市徐州路的小小研究室，地上堆滿問卷、抽樣卡等，胡佛也跟著助理蹲在地上整理。

剛開始做地方基層調查研究時，胡佛會親自帶著學生到第一線參與調查，他台語說得不好，學生就安排老師到眷村或公教人員宿舍等外省人聚集地方訪問，他也照做。這種執著的态度對學生有很大影響。

「台灣政治科學化，他絕對是最重要的開創者」，台灣政治學可以在國際間發揮這麼大影響力，成為東亞的龍頭，「事實上基礎都是他奠定的」。朱雲漢說，沒有胡佛，

台灣政治學不可能有這麼壯大的團隊。「他在威權體制轉型初期就開始蒐集經驗性資料，對於一般民眾的政治態度、政治價值觀是什麼樣的形貌，一直追蹤，追蹤到台灣走完整個民主轉型過程，累積了這麼長的資料，而且呼應著宏觀結構跟制度的劇烈變化，這樣的資料在全世界幾乎絕無僅有」。

最近「拔管」事件鬧得全台灣震盪，教育部硬是不發給前國發會主委管中閔台大校長聘書，胡佛今年一月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心有戚戚焉，他提到自己過去也曾參選過台大校長，同樣也因「省籍不正確」，未能當選。他批評民進黨，「只因為抓到人家小辮子，就要這樣子搞人家」。他質疑這種做法缺乏道德，比台灣的詐騙犯也高明不了多少。

在馬英九時代，國民黨高層多次向胡佛請益，他很認真地提供政治、法律制度上的建

議，可惜多未獲採納，讓他對國民黨相當心灰意冷。

毋忘「中國人」的認同

朱雲漢講了一個小故事。台灣社會不講中國人已經很久了，連國民黨的領袖馬英九自己也不講，所有事情只要扯到中國人都盡量淡化、隱藏，胡佛對此深有所感，有一次到總統府開會，就當著馬英九的面說：「你當了總統以後，把一樣東西搞丟了，我現在來總統府裏面找找看，看能不能找到？」馬很詫異地問：「找到什麼？」「中國人這三個字丟掉了！」胡認為，在認同問題上，馬應該主動去影響社會，台灣人跟中國人認同根本不矛盾，否則選用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幹嘛，如果只有對岸才能用「中國人」，那台灣人又算什麼呢？他對馬在認同問題上的退讓、遷就，或不敢面對這個議題，滿失望的。

人物

—— 零零七年七月八日
前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驚傳第三度中風，當時七十五歲的他因出血性腦中風，經長達六小時的手術，意識仍不清楚，過去十多年來他都臥在病床，只能由看護照料。

九月十二日上午十時因腸道破裂引發的感染逝世於新竹馬偕醫院，享壽八十七歲。

瀟灑個性的沈君山，與連戰、錢復、陳履安，並稱為國民黨「四公子」，其中沈學識淵博，尤其才氣縱橫，圍棋、橋牌、寫作、足球、籃球等樣樣精通。

沈辭世後，與沈熟稔的前總統馬英九表達悼念，肯定沈「才高八斗，文采風流，是一個才華橫溢的天才型學者」。

綜觀沈君山一生，他為兩岸前途提出創見，囿於情勢，未獲當局採納，但在許多國際會議上，代表台灣據理力爭，奠定與對岸平等的對話基礎，當獲肯定，而且在民主化過程中，他也為台灣的人權自由貢獻相當心力。

馬英九表示，沈君山長期以獨立人士的身份，關心台灣民主發展與兩岸事務，在任清華大學校長期間，更成功地將清華大學發展為校風民主自由、學術卓越成長的完全大學，對國家社會貢獻良多，高風勁節，令人敬佩。

沈君山是馬里蘭大學物理博士，曾任職於普林斯頓大學、美國太空總署太空研究所及普度大學。釣魚台運動改變

了很多人的一生，他也是其中之一。「假若沒有釣運，我現在還會生活在美國中西部的一个小鎮上，安安穩穩地做一個美國大學的教授」，他寫道。

七十年代初，釣運因分裂，從如火如荼至偃兵息甲；原本對政治毫無興趣的沈君山卻開始熱切地推動「革新保台」運動，在他一生中，「革新保台」、「一國兩治」一直是其一貫的觀點。所謂「革新

追悼一國兩治先鋒沈君山

沈君山病逝（1932—2018年）

前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中風十一年後，腸破裂逝世，享壽八十七歲。他為兩岸前途提出創見，是「一國兩治」主張先鋒，曾三度晤江澤民，緩和兩岸關係。



前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：釣魚台運動改變其一生

二零零四年四月，沈君山接受亞洲週刊訪問，針對「一國兩治」他有更成熟的分析。「現在大陸有兩條路，一條是武力統一，一條是和平方式，這兩個極端之間，它一定要把主權、一個中國做更開放的解釋」。他認為大陸對「一國兩治」的接受度要比十年前大得多，「一國兩治」不是邦聯，而邦聯是「一國兩治」的一種，大陸不願更改國體，但若「兩制」，必先「兩治」。

他於擔任國統會委員期間，曾三度與前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晤談，對緩和兩岸關係有所貢獻。一九九二年元月，沈君山第三次去看江澤民時，寫下三條從台灣立場處理兩岸關係，一個是架構上是德國模式，策略上是芬蘭模式，第三要中國的文化。他說，德國模式是兩個有最高法權的國家，但德國模式有一個問題，是兩

沈君山小檔案

一九三二年八月生於南京，台灣大學物理學系博士，美國馬里蘭大學物理學系博士，曾任職於普度大學、美國太空總署太空研究所及普度大學、美國太空總署太空研究所及普度大學、美國太空總署太空研究所及普度大學、美國太空總署太空研究所及普度大學。

跟蘇聯商量、合作，而且它在經濟上還獲益。

沈君山的結論是，台灣以後在策略上應該學芬蘭。但無論是德國或芬蘭模式都是外國，要了解中國政治文化傳統，才能處理兩岸關係，這也是前總統李登輝失敗的地方，他對中國文化反感，陳水扁則是不了解中國文化。

在陳水扁那個年代，台灣

就開始「去中國化」。對此，沈君山認為，去中國化是多元的，現在政治的去中國化已經差不多了，只有經濟上去不了，民進黨當政後，這幾年著手文化上去中國化，涉及教育政策等。為了去中國化，不說刺激中共，台灣社會本身就付出很多代價。其實強調台灣主體根本不必等於去中國化，尤其是在文化層面。他常對民進黨朋友說，承認同是中國人是台灣免於戰爭最有用的一張牌，比六千億新台幣（約一百九十五億美元）買飛彈還要有用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，也可以是中國人。

力勸小蔣輕判美麗島事件

一九八零年美麗島事件中，國民黨內曾有人主張要強硬處理，將主謀判處死刑。動員戡亂時期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二條第一項（俗稱「二條一」）是唯一死刑，當時大審期間，沈君山每天參與旁聽，晚上回來就跟蔣經國報告，希望他不要採取極端手段，並說：「不宜流血，第一，流血製造烈士；第二，流血國際視聽一定不佳；第三，我們終究要在這塊土地上收回去，血流入土地，再也收不回。」蔣經國於是決定以寬大方式處理，避免流血事件。

二零零五年二度中風時，因在醫院病房親睹恩師吳大猷一段生死的經歷，沈君山曾公開發表《生命遺囑》，對老病與生死，相當淡然。

沈君山說，「一國兩治」的理論基礎是「主權史傳，至全民予」。主權為抽象的國家象徵，治權為具體的政治權力。主權代表歷史的傳承，象徵未來的發展，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，應及早確定，在適當時候，可以考慮由兩個地區共同組成一個不具實際權力

台灣所要付出的代價，保留分

跟蘇聯商量、合作，而且它在經濟上還獲益。

在陳水扁那個年代，台灣